

河南永城市王庄遗址 I M6、I M16 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¹ 首都师范大学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³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⁴

(1. 河南 郑州市 450099; 2. 北京市 100089; 3. 北京市 100101; 4. 河南 商丘市 476016)

关键词: 王庄遗址; 墓葬;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摘 要: 永城王庄遗址是近年来豫东地区新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 2023 至 2025 年, 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揭露出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 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 出土遗物丰富。其中, I M6 与 I M16 为墓地东部区域一组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 出土的陶器形制和组合具有较为独特的地方风格, 文化面貌兼具大河村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因素。这两座墓葬的发掘对于探讨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礼制, 以及中原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Keywords: the Wangzhuang Site; tombs; the Neolithic Age; the Dawenkou Culture

Abstract: The Wangzhuang Site in Yongcheng is a newly discovered large-scale Neolithic settlement in eastern Henan. From 2023 to 2025,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conducted systematic excavations at the site, and uncovered a cemetery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hases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period. All the tombs are vertical earthen shaft pits, containing abundant relics. Among the discovered tombs, IM6 and IM16 are inter-cutting burials in the east section of the cemetery. The forms and sets of the pottery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both tombs exhibit distinctive regional feature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the Dahecun Culture, the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Qujialing Culture. The excavation of both tombs is of major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ritual systems of eastern Henan in the Neolithic Age,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Haidai region.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26.05.006

一、遗址概况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东约13千米的苗桥镇曹楼村王庄村组, 地理坐标为北纬 $33^{\circ} 97' 98''$, 东经 $116^{\circ} 60' 92''$ 。(图一)初步勘探表明, 遗址以王庄村为中心, 位于武庙村、王楼村及曹楼村等村庄之间, 大体呈椭圆形, 南北长约1300、东西宽约600米, 总面积逾60万平方米。(图二)2022年, 王庄遗址被列为永城市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 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村中和村南进行发掘, 发现了一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和

灰坑^[1]。2024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为解决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的范围、布局以及了解同时期的居住址、手工业作坊等学术



图一 河南永城市王庄遗址位置示意图

问题，联合考古队继续对遗址进行发掘。

2024年的发掘工作在遗址 I 区、Ⅲ区、Ⅳ区进行。（见图二）其中 I 区布设5米×5米的探方12个，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遗迹除部分晚期的灰坑、灰沟、水井和墓葬外，已发掘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43座、灰坑14座。（图三）Ⅲ区布设5米×5米的探方4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遗迹主要为晚期灰坑和灰沟。Ⅳ区布设5米×5米的探方5个，发掘面积125平方米，遗迹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墓葬15座。

二、地层堆积

I 区地势较平，在现代垫土层下有一层黄沙淤积层，向下是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直至生土。现以 I T008003 的北壁剖面为例，说明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



图二 王庄遗址范围及2023、2024年度发掘区分布图

第①层：灰黄色土，结构疏松。厚0.55~0.65米。包含植物根茎、现代生活垃圾、建筑砖块及瓷片等。为现代层。

第②层：上部呈深黄色，结构相对疏松；下部为黄褐色胶结层，结构致密，较纯净。厚1.75~2.05米。包含植物根须、零星的红烧土颗粒以及青花瓷片等。为明清时期黄河泛滥形成的泥沙淤积层。

第③层：浅灰黑色土，土质软黏。厚0.25~0.36米。包含炭粒、红烧土颗粒、板瓦碎片和陶瓷片，瓷片主要为白瓷，另有酱釉瓷。为唐宋时期文化层。

第④层：深灰黑色土，结构较致密。厚0.15~0.35米。包含较多红烧土块、炭粒、动物骨骼、陶片等。其中陶片主要为灰陶和红陶，纹饰多为绳纹，可辨器形主要为罐、盆和豆等。为东周时期文化层。

第⑤层：黄褐色土，土质坚硬，结构致密。厚0.06~0.20米。包含有较少红烧土块、炭粒、动物骨骼以及黑陶、红陶碎片等。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文化层。

第⑥层：灰白色土，土质松软。厚0.14~0.20米。包含有少量的红陶碎片。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文化层。

第⑦层：黑色土，土质纯净，结构致密。厚0.10~0.25米。包含极少量红陶片。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文化层。

⑦层以下为生土。（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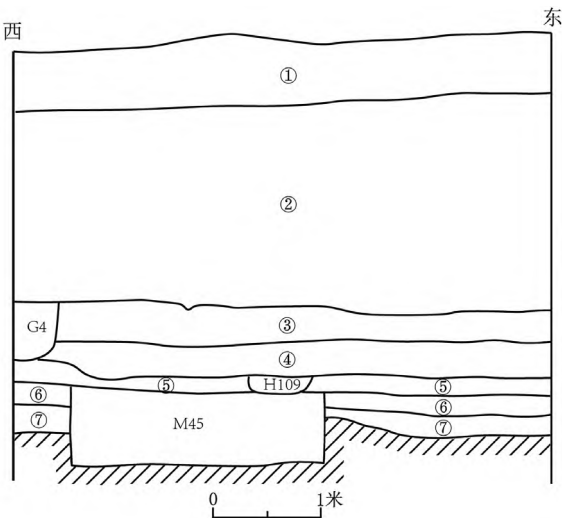
三、墓地概况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被现代村庄民房占压，2023年，联合考古队在村中发掘26座墓葬。2024年的发掘区域，主要在2023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区的东部和北部。（见图二）

I 区在距地表约3米深发现墓葬43座。这批墓葬分布较为有序，呈排列分布。按照



图三 I 区大汶口文化时期遗迹分布图



图四 I 区T008003北壁剖面图

墓室面积大小可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墓葬平面形状多为东西向长方形，主要为单人葬，另有少量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墓主偏居于墓室北侧，南部随葬陶器，部分墓葬有木质葬具，少量墓葬有器物箱。部分埋藏较深的墓葬在放置器物的一侧有向外掏挖形成类似壁龛的结构。墓主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侧身直肢和俯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南或向上。随葬品丰富，包括大量的陶器、玉器、骨器和石器。

墓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叠压打破现象。I M6和I M16是2024年最早发掘的一组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本文将这两座墓的

发掘收获简报如下。

四、I M6

(一) 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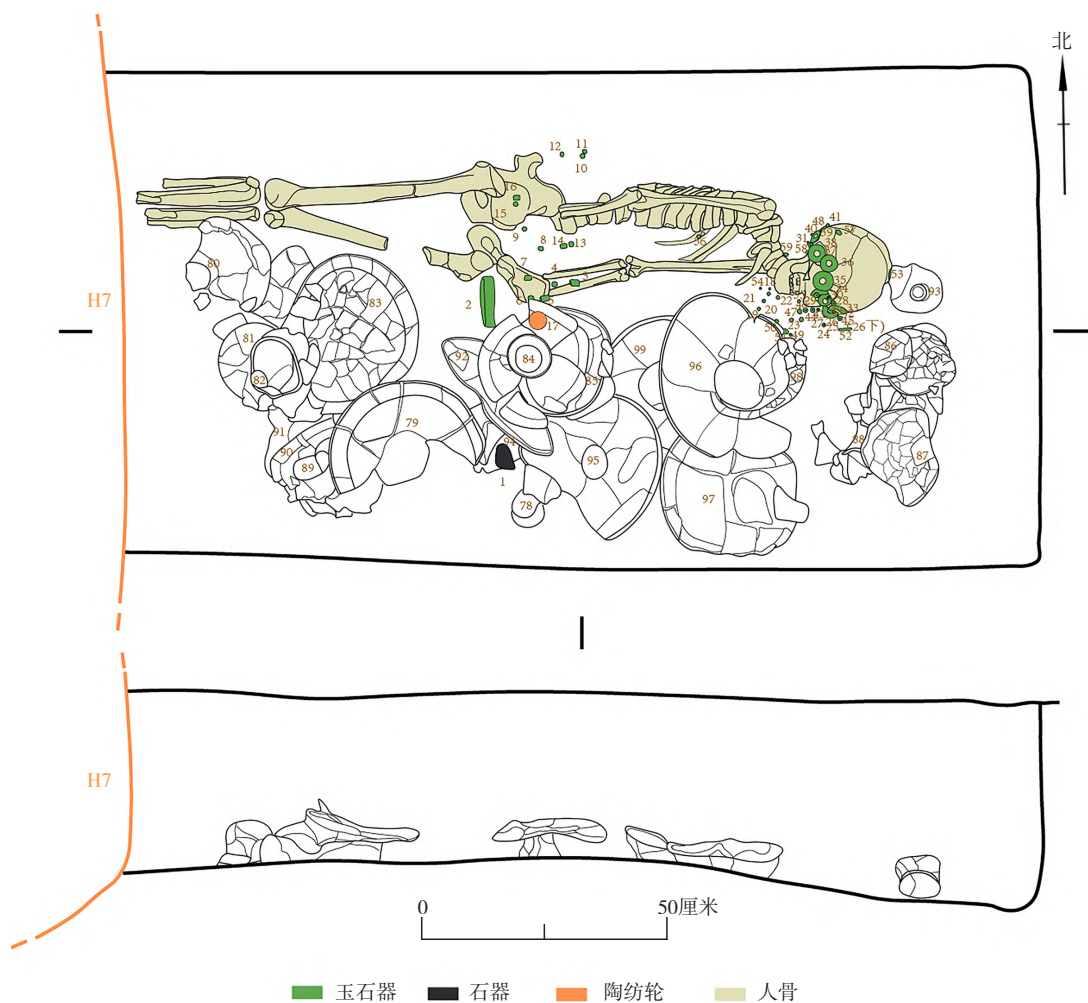
I M6位于发掘区I区的东南部，开口于⑤层下，西部被晚期灰坑H7打破，脚趾骨及部分小腿骨缺失。东部打破I M16，并打破⑥、⑦层以及生土。I M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较直，底部不平。方向91°。墓口距地表约3.02米，墓口长1.90、宽1.04~1.09

米，深0.45米。墓内填土为灰黄色，土质较硬，结构比较致密，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炭屑、植物根茎等，并有少量陶片。

墓内北部发现人骨一具，葬式为侧身直肢，头东脚西，面向南。未见明显葬具。经鉴定，墓主为女性，年龄在45岁左右。墓内南部主要为陶器，随葬的玉器、石器和陶纺轮等器物大多在近人骨处。（图五、图六）

(二) 出土遗物

共99件，包括陶器23件（其中4件无法修



图五 I M6平、剖图

- 1.磨石 2.玉镯 3、5、7~9、14、16、42、57、61、75.玉管 4、6、10~13、15、40、41、56、58、62、63、76、77.玉珠
17.陶纺轮 18~31、43~47、49~51、53~55、64、66、70~74.绿松石器 32~39、48、59、67~69.玉璧 52、65.玉坠饰
60.玉饰件 78、86、98.陶圈足尊 79、83、87、89、91、92、94~97、99.陶豆 80.陶壶 81、82.陶带盖贯耳壶
84、85.陶带盖盆形鼎 88.陶圈足杯 90.陶罐 93.陶器盖
(注：59~77位于头骨与器物下，图上未标注。其中67~77包含玉璧3件、绿松石器5件、玉管1件和玉珠2件，这11件器物整体提取，为一个组合。)



图六 I M6

复)、玉石器75件和石器1件。在墓室西南部的陶豆中以及墓主人身边还发现少量动物骨骼。

1. 陶器

主要位于墓室南部,总体呈两排四列。陶器皆为泥质陶,黑陶最多,灰陶较少,有个别红陶。部分黑陶为黑皮红胎,结构较为疏松,器类包括豆、圈足尊、圈足杯、罐、壶、贯耳壶、盆形鼎和纺轮等。现将已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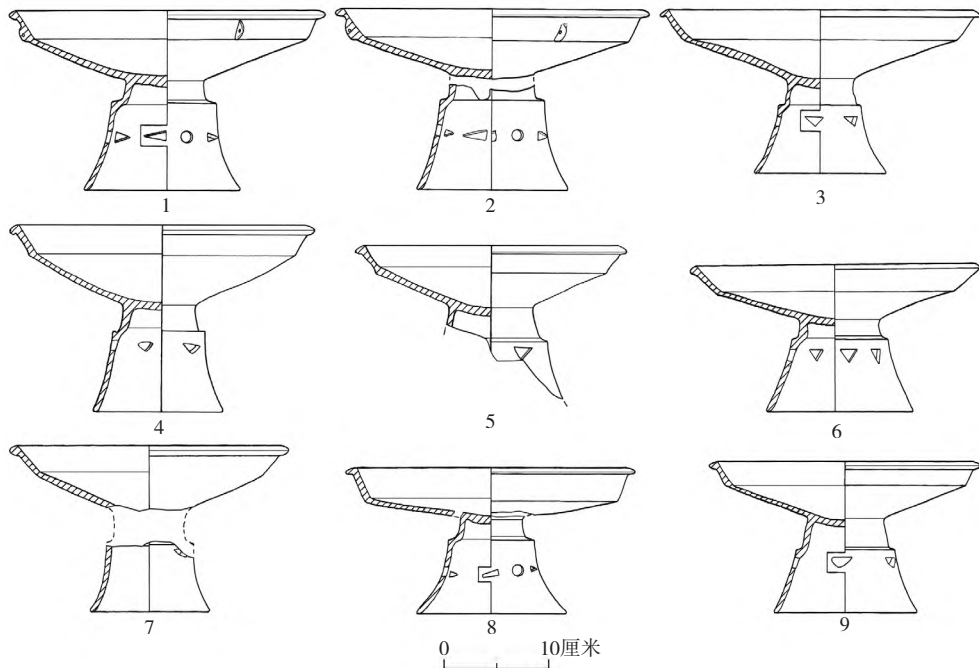
器物介绍如下。

豆 9件。皆为泥质。形制相同,大小不等。敞口,小平折沿,尖圆唇,圈足上部呈台阶状,底部呈喇叭状。根据豆盘外壁有无耳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有耳,豆盘外壁附三耳,耳有圆形穿孔。黑陶。盘腹较深,圈足上分布3组镂空,每组

中为圆形镂空,两边为对三角形镂空。标本 I M6 : 83, 已复原。口径30.2、足径14.9、高17.2厘米。(图七, 1; 图八, 1) 标本 I M6 : 97, 已复原。口径30、足径14.4、复原高17.2厘米。(图七, 2)

第二类为无耳。标本 I M6 : 79, 已复原。灰陶。盘腹较深,圈足上不均匀分布5个三角形镂空。口径30.5、足径12.5、高15.5厘米。(图七, 3; 图八, 2) 标本 I M6 : 87,



图七 I M6出土陶豆

1. I M6 : 83 2. I M6 : 97 3. I M6 : 79 4. I M6 : 87 5. I M6 : 91 6. I M6 : 92 7. I M6 : 94 8. I M6 : 95 9. I M6 : 99

黑陶。盘腹较深，圈足上等距分布5个三角形镂孔。口径29、足径12.3、高17.8厘米。

（图七，4）标本 I M6：91，残。灰陶。盘腹较深，圈足上等距分布8个三角形镂孔。口径25.8、残高14.6厘米。（图七，5）标本 I M6：92，黑陶。盘腹较浅，圈足上不均匀分布7个三角形镂孔。口径27.6、足径14、高14厘米。（图七，6）标本 I M6：94，已复原。黑陶。盘腹较深，圈足上等距分布5个三角形镂孔。口径26.6、足径11.5、复原高15.8厘米。（图七，7）标本 I M6：95，已复原。黑陶。盘腹较浅，圈足上分布3组镂孔，每组中间为圆形镂孔，两边为对称三角形或近三

角形镂孔。口径27.5、足径14.3、复原高13.9厘米。（图七，8）标本 I M6：99，黑陶。盘腹较深，圈足上不均匀分布5个三角形镂孔。口径25.8、足径13.5、高14.4厘米。（图七，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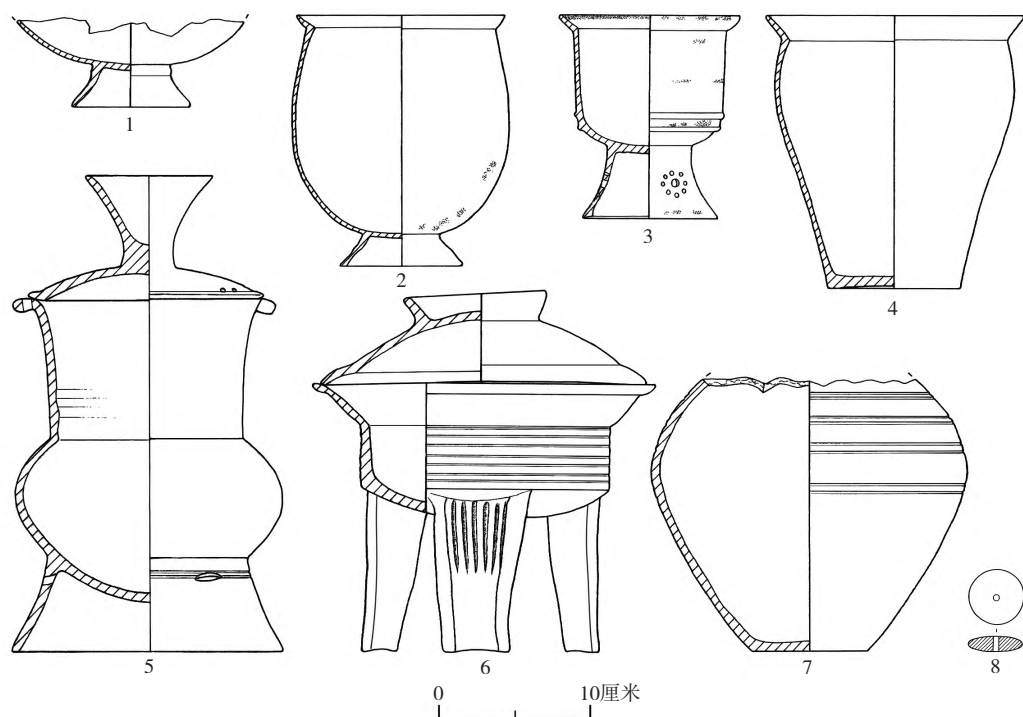
圈足尊 2件。泥质灰陶。矮圈足。素面。标本 I M6：78，残，仅剩近底处及圈足。足径7.8、残高5.6厘米。（图九，1）标本 I M6：86，已复原。侈口，斜折沿，尖圆唇，深腹，下腹弧收。口径13.8、腹径14.5、足径8.2、高16.6厘米。（图八，3；图九，2）

圈足杯 1件。标本 I M6：88，已复原。泥质红陶。侈口，斜折沿，尖圆唇，上腹较



图八 I M6出土陶器

1、2. 豆（I M6：83、I M6：79） 3. 圈足尊（I M6：86） 4. 罐（I M6：90） 5. 圈足杯（I M6：88） 6. 带盖贯耳壶（I M6：81、I M6：82） 7. 带盖盆形鼎（I M6：84、I M6：85）



图九 I M6出土陶器

1、2. 圈足尊（I M6：78、I M6：86） 3. 圈足杯（I M6：88） 4. 罐（I M6：90） 5. 带盖贯耳壶（I M6：81、I M6：82）
6. 带盖盆形鼎（I M6：84、I M6：85） 7. 壶（I M6：80） 8. 纺轮（I M6：17）

直，下腹弧收，喇叭形圈足。口沿、腹部、底部涂有红色彩绘，大部分已脱落。下腹部饰2周凸棱，圈足上等距分布3组圆形镂孔，每组中间有1个较大圆孔，周边围绕8个小圆孔。口径12、足径8.9、高13.5厘米。（图八，5；图九，3）

罐 1件。标本 I M6：90，已复原。泥质黑陶。侈口，斜折沿，尖圆唇，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微凹。素面。口径17.2、腹径16、底径8.8、高18.1厘米。（图八，4；图九，4）

壶 1件。标本 I M6：80，残。泥质灰陶。上腹鼓，下腹弧收，平底。肩至上腹部饰4组，每组2圈凹弦纹。腹径21、底径7.8、残高18厘米。（图九，7）

带盖贯耳壶 1组2件。标本 I M6：81、I M6：82，已复原。泥质灰陶。壶身（I M6：81），直口微敞，圆唇，高领，鼓

腹，圈足。口外侧附对称贯耳，圈足处饰2周凹弦纹并被等距分布的3个长椭圆形镂孔截断，内壁可见轮制痕。口径15、腹径17.7、底径18、高23.4厘米。器盖（I M6：82），敞口，折沿，尖圆唇，喇叭状捉手，盖身呈浅盘状。盖边缘有2个相邻圆形镂孔。捉手直径8.5、盖径15.5、盖高8.3厘米。（图八，6；图九，5）

带盖盆形鼎 1组2件。标本 I M6：84、I M6：85，已复原。鼎身（I M6：85），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斜折沿，腹部近直，圈底，瓦状足。腹部饰7周凹弦纹，足上有6组纵向刻槽。口径22.7~23.2、高17.8厘米。器盖（I M6：84），黑陶。敞口，圆唇，盖身呈覆碟形，矮圈足状捉手。素面。捉手直径9~9.4、盖径21.7、高5.8~6.2厘米。（图八，7；图九，6）

纺轮 1件。标本 I M6：17，泥质红陶。

两面弧起，剖面呈椭圆形。直径3.6~3.7、孔径0.4、厚1厘米。（图九，8）

2. 玉石器

包含玉器和绿松石器。以小型器为主，主要位于人骨的头部、颈部及手部。其中，额头前后一圈有玉璧13件，头骨周围有绿松石器31件、玉管4件、玉珠7件，头骨下有玉坠饰1件、玉饰件1件，额头前有玉坠饰1件，胸前肋骨处有玉珠1件，手部附近有玉管7件、玉珠7件、玉镯1件，墓葬南部陶豆旁有1件绿松石器。可复原为一组额饰、项饰和手串。（图一〇、封二、封三）

玉管 11件。形制相同，大小不等。白色。筒形，中间穿孔，为对钻而成。标本 I M6 : 5，局部受侵蚀。长1.88、直径1.18~1.23、孔径0.18~0.41厘米。（图一一，1）标本 I M6 : 8，局部受侵蚀。长1.45、直径0.80~0.90、孔径0.20~0.36厘米。（图一一，2）标本 I M6 : 9，局部受侵蚀。长0.82~0.86、直径0.83~0.84、孔径0.16~0.32厘米。（图一一，3）

玉珠 15件。形制相同，大小不等。白色。球形，一端有两个斜钻的小隧孔，孔未透，制作精巧。标本 I M6 : 15，直径0.99~1.16、孔径0.25厘米。（图一一，4）标本 I M6 : 63，直径0.50~0.56、孔径0.18厘米。（图一一，5）

玉坠饰 2件。白色。整体呈圆柱状，底部短锥状。标本 I M6 : 65，受侵蚀顶部缺失。残长3.33、直径0.82~0.83厘米。（图一一，6）标本 I M6 : 52，局部受沁发黄。顶部有一双面锥钻而成的圆形穿孔。长2.76、直径0.50~0.56、孔径0.08厘米。（图一一，7）

玉镯 1件。标本 I M6 : 2，戴于墓主人左手腕。白色，局部受沁变灰黄。圆环形，高体，微束腰，通体磨光，制作精良。外径7.54~7.70、内径6.45~6.70、厚0.41~0.60、



图一〇 I M6出土手串、手镯

高1.80~1.94厘米。（图一一，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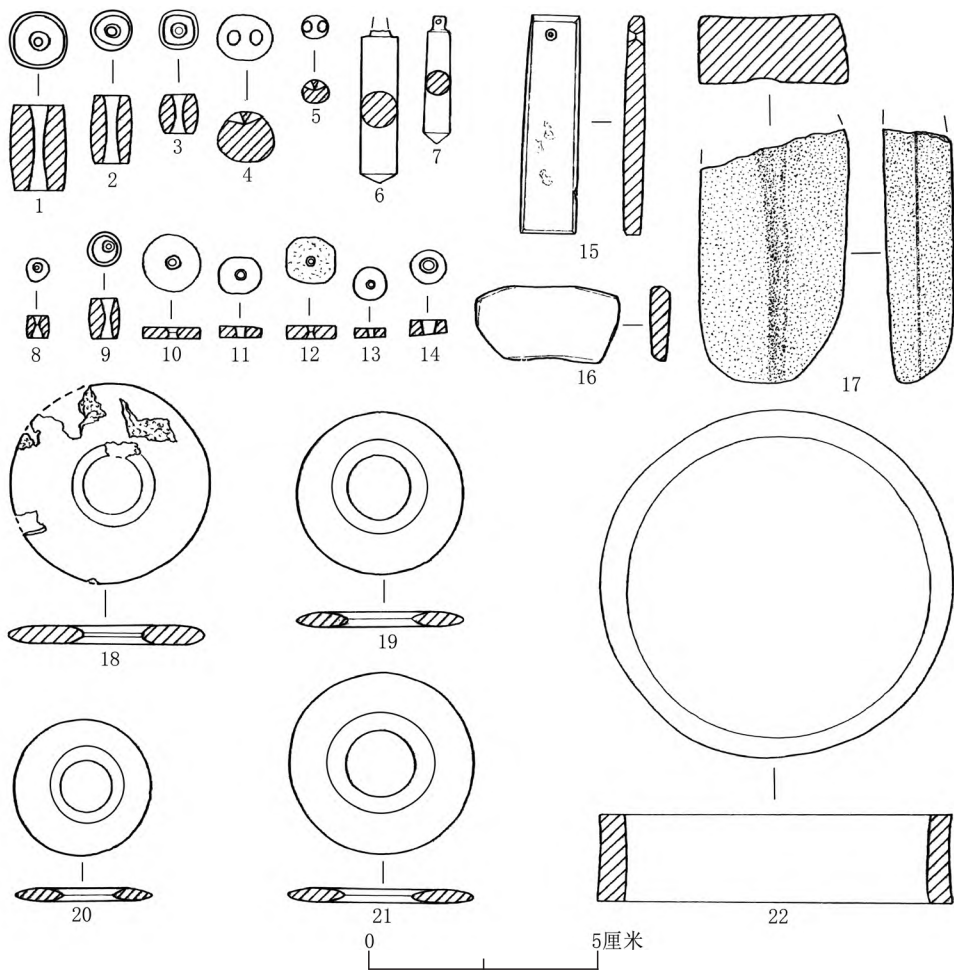
玉璧 13件。形制、大小接近。白色，局部受沁有黄褐斑。整体近圆形，璧身中部较厚，边缘变薄呈刃状。中间有一双面管钻的圆孔，器表素面。标本 I M6 : 32，外径4.01、内径1.50、厚0.28~0.29厘米。（图一一，21）标本 I M6 : 35，受侵蚀残缺不全。外径4.30、内径1.30、厚0.38~0.40厘米。（图一一，18）标本 I M6 : 37，外径3.60、内径1.41、厚0.28~0.32厘米。（图一一，19）标本 I M6 : 48，外径3.02、内径1.10、厚0.23~0.28厘米。（图一一，20）

玉饰件 1件。标本 I M6 : 60，青黄色，器表受沁发白。整体略呈扇形。侧面有修整痕迹。长3.12、宽1.60、厚0.30~0.41厘米。（图一一，16）

绿松石器 32件。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管状，中间穿孔为对钻而成。共4件。标本 I M6 : 18，局部有侵蚀。长0.48、直径0.50、孔径0.08~0.18厘米。（图一一，8）标本 I M6 : 53，局部受沁变白。长0.87、直径0.66~0.70、孔径0.12~0.22厘米。（图一一，9）

第二类为扁状，形状主要为圆形、方圆形和长方形，圆形和方圆形为中间穿孔，长方体为顶部穿孔。侧面都有修整痕迹。共28件。标本 I M6 : 20，扁圆形，双向对钻孔。直径0.66~0.68、孔径0.10~0.15、厚0.18~0.20厘米。（图一一，13）标本



图一 I M6出土遗物

1~3.玉管(I M6: 5、I M6: 8、I M6: 9) 4、5.玉珠(I M6: 15、I M6: 63) 6、7.玉坠饰(I M6: 65、I M6: 52)
8~15.绿松石器(I M6: 18、I M6: 53、I M6: 25、I M6: 45、I M6: 28、I M6: 20、I M6: 50、I M6: 31)
16.玉饰件(I M6: 60) 17.磨石(I M6: 1) 18~21.玉璧(I M6: 35、I M6: 37、I M6: 48、I M6: 32) 22.玉镯(I M6: 2)

I M6: 25, 扁圆形, 双向对钻孔。局部受沁变白。直径1.22~1.25、孔径0.20~0.25、厚0.23厘米。(图一一, 10) 标本 I M6: 28, 略呈方形, 双向对钻孔。长1.06、宽1.03、孔径0.10~0.18、厚0.29厘米。(图一一, 12) 标本 I M6: 45, 扁圆形, 穿孔为双向对钻。直径0.81~0.90、孔径0.18~0.25、厚0.23厘米。(图一一, 11) 标本 I M6: 50, 扁圆形, 单向钻孔。直径0.70~0.72、孔径0.23~0.30、厚0.28~0.34厘米。(图一一, 14) 标本 I M6: 31, 整体呈长方体, 局部受侵蚀发白。顶部穿孔为两面对钻。长4.76、宽

1.05~1.19、孔径0.07~0.22、厚0.33~0.42厘米。(图一一, 15)

3. 石器

磨石 1件。标本 I M6: 1, 残。红褐色砂岩。平面略呈梯形, 横截面呈长方形, 器表一面有长条凹槽, 两侧边有细长凹槽。残长5.52、宽3.30、厚1.51厘米。(图一一, 17)

五、I M16

(一) 墓葬形制

I M16位于发掘区 I 区的东南部, 开口

于⑤层下，西部被 I M6打破，打破⑥、⑦层及生土。I M1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较直，底部近平。方向 96° 。墓口距地表约3.02米，墓口长2.85~2.90、宽1.88~1.96米，深0.80米。墓内四壁有熟土二层台，西边长约1.18米，东边长约1.20米，南、北边长约2.20米。墓内填土为灰黄色，土质较硬，结构较致密，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炭屑、植物根茎等，并有少量陶片。

墓内北部发现人骨一具，葬式为侧身直肢，人骨紧贴墓室北部，头东脚西，面向南。未见明显葬具。经鉴定，墓主为男性，年龄35~40岁，墓内二层台并未摆放器物。墓内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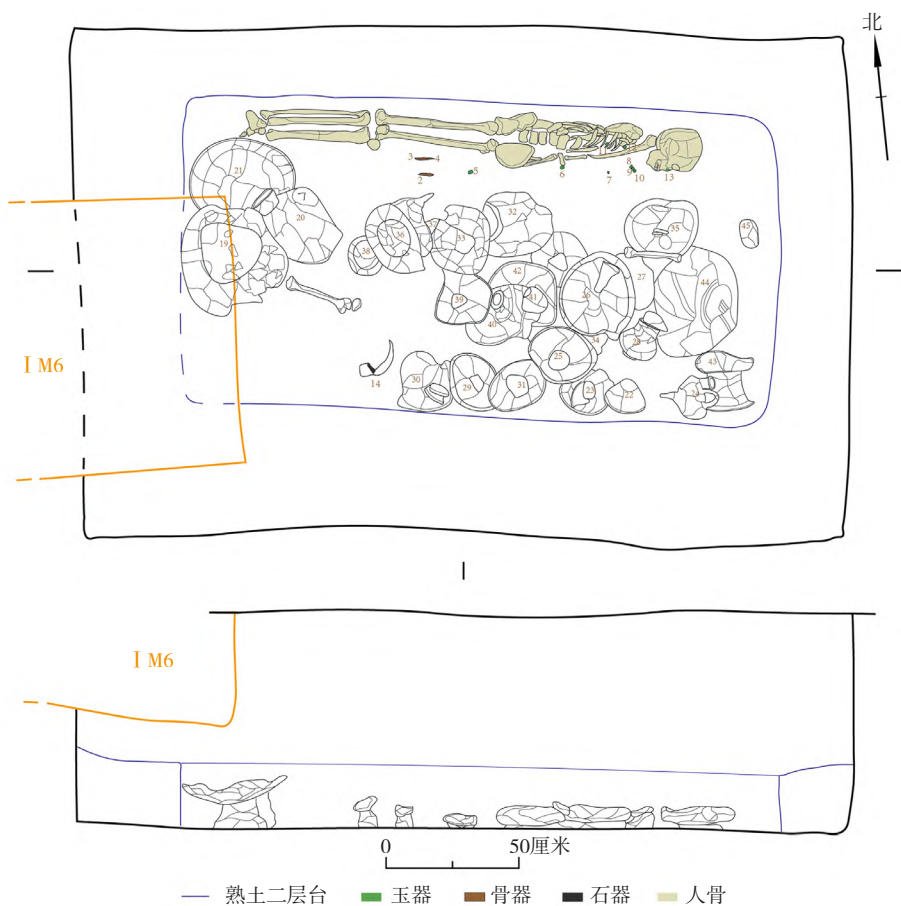
部随葬陶器，玉器、骨器等大多位于人骨周围。（图一二、图一三）

（二）出土遗物

共45件，包括陶器27件（3件无法修复）、玉器13件、骨器4件（组）及石器1件。在墓室的陶豆和陶罐内发现少量动物骨骼。

1. 陶器

主要位于墓室的南部，总体摆放呈三排。陶器以泥质陶为主，黑陶最多，灰陶较少，红陶极少。部分黑陶为黑皮红胎，结构较为疏松。器类包括豆、背壶、盆形鼎、盆、罐、贯耳壶、壶、鬲和器盖等。现将修复器物介绍如下。



图一二 I M16平、剖图

1. 带锋骨器 2~4. 骨镞 5~13、15、16. 玉管 14. 砺石 17. 玉饰件 18. 玉器残片 19、28、44. 陶壶 20. 陶背壶
21. 陶盆 22、23、25、26、29、31、35、38~40、42、43. 陶豆 24. 陶鬲 27、32. 陶罐 30、36、37、41. 陶盆形鼎
33、34. 陶器盖 45. 陶贯耳壶

（注：14~18位于人骨与器物下，图上未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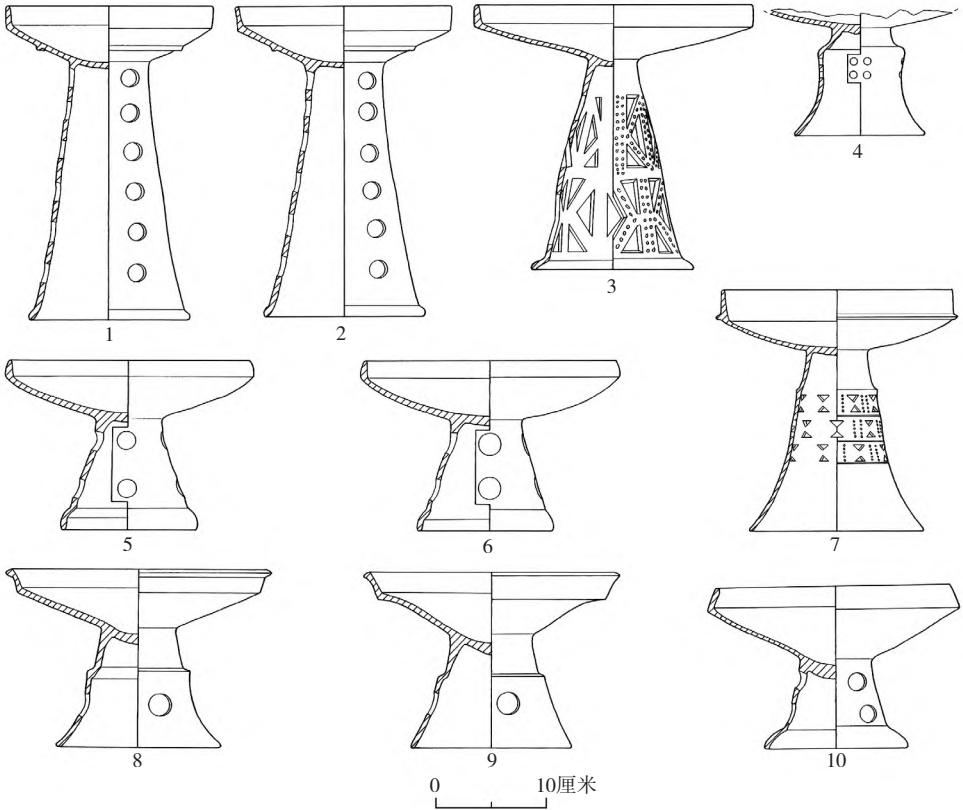
图一三 I M16

豆 11件。皆为泥质。尖圆唇，喇叭状圈足。根据圈足的高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高圈足。黑陶。直口，盘腹较

深。标本 I M16 : 22, 已复原。豆盘腹部有1周凸棱, 圈足上等距分布3组圆形镂孔, 每组6个, 自上而下排列,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18.8、足径14.4、高28.4厘米。(图一四, 1; 图一五, 1) 标本 I M16 : 23, 豆盘腹部有1周凸棱, 圈足上等距分布3组圆形镂孔, 每组6个, 自上而下排列,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19.7、足径14.7、高28.1厘米。(图一四, 2) 标本 I M16 : 26, 已复原。圈足上有8.5

组, 每组6个顶角相对的三角形镂孔, 周围点缀小圆孔,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25.2、足径14.7、高24厘米。(图一四,



图一四 I M16出土陶豆

1. I M16 : 22 2. I M16 : 23 3. I M16 : 26 4. I M16 : 42 5. I M16 : 29 6. I M16 : 40 7. I M16 : 39 8. I M16 : 43
9. I M16 : 31 10. I M16 : 25

3; 图一五, 2) 标本 I M16 : 39, 已复原。圈足上分布3周竖列小圆孔和顶角相对的三角形镂孔, 每周中间饰1周凹弦纹。口径20.8、足径15.8、高21.9厘米。(图一四, 7; 图一五, 3)

第二类为矮圈足。标本 I M16 : 25, 灰陶。敛口, 深盘腹。圈足上等距分布3组圆形镂孔, 每组2个, 自上而下排列,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21.2、足径13、高14.7厘米。(图一四, 10) 标本 I M16 : 29, 黑陶。近直口, 盘腹较深。圈足上等距分布4组圆形镂孔, 每组2个, 自上而下排列,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22.2、足径12.2、高15.4厘米。(图一四, 5) 标本 I M16 : 31, 黑陶。敞口, 小平折沿, 深盘腹。圈足的上部呈台阶状, 圈足上等距分布3个圆形镂孔。口径23.2、足径14.6、高15.9厘米。(图一四, 9) 标本 I M16 : 40, 黑皮陶, 陶胎橙黄色。敛口, 盘腹较深。圈足上部等距分布4组圆形镂孔, 每组2个, 自上而下排列, 圈足接地部分加厚形成1周凸棱。口径23、足径12.4、高15.4厘米。(图一四, 6) 标本 I M16 : 42, 残。灰陶。圈足上部呈台阶状, 圈足上等距分布4组圆形镂孔, 每组4个, 呈方形排列。足径11.8、残高11.4厘米。(图一四, 4) 标本 I M16 : 43, 黑皮陶, 陶胎橙黄色。敞口, 小平折沿, 盘腹较深, 喇叭状圈足。圈足的上部呈台阶状, 圈足上等距分布3个圆形镂孔。口径24、足径15、高16.1厘米。(图

一四,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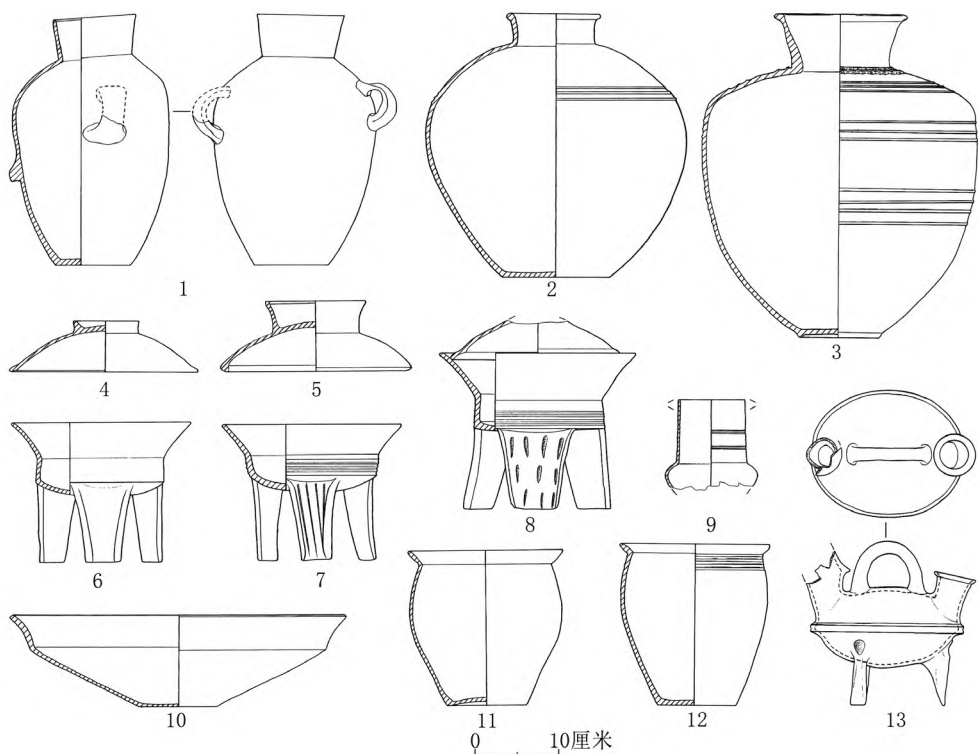
背壶 1件。标本 I M16 : 20, 已复原。泥质黑陶。直口微敞, 尖圆唇, 微束颈, 溜肩, 深腹, 器腹一侧稍扁平, 另一侧圆鼓, 平底。腹部偏向一侧有2个半环形宽耳, 其中一耳残, 另一侧腹部有喙状凸起。素面。口径10~10.3、底径9、高29.3~30厘米。(图一五, 4; 图一六, 1)

盆形鼎 3件。泥质。敞口, 尖圆唇, 圈底近平, 瓦状足。标本 I M16 : 30, 残。黑陶。腹部近直。腹部饰4周凹弦纹, 足面饰3列纵向刻槽。器盖为黑陶, 盖纽残, 盖身呈覆碟形。鼎身口径23.5、高18.7厘米, 盖口径20.7、残高4.7厘米, 通高22厘米。(图一六, 8) 标本 I M16 : 37, 已复原。灰陶。微斜腹折内收。腹部饰4周凹弦纹, 足上饰4道或5道竖向刻槽。口径21.5、高16.3厘米。(图一五, 5; 图一六, 7) 标本 I M16 : 41, 灰陶。上腹近直, 下腹折内收。素面。口径21.5、高16.8厘米。(图一六, 6)



图一五 I M16出土陶器

1~3. 豆 (I M16 : 22、I M16 : 26、I M16 : 39) 4. 背壶 (I M16 : 20)
5. 盆形鼎 (I M16 : 37) 6. 鬲 (I M16 : 24)



图一六 I M16出土陶器

1. 背壶 (I M16 : 20) 2、3. 壶 (I M16 : 19、I M16 : 44) 4、5. 器盖 (I M16 : 33、I M16 : 34) 6~8. 盆形鼎 (I M16 : 41、I M16 : 37、I M16 : 30) 9. 贯耳壶 (I M16 : 45) 10. 盆 (I M16 : 21) 11、12. 罐 (I M16 : 27、I M16 : 32) 13. 鬲 (I M16 : 24)

盆 1件。标本 I M16 : 21, 泥质黑陶。敞口, 方唇, 折腹, 下腹斜直收, 小平底。素面。口径40.3、底径9、高11厘米。(图一六, 10)

罐 2件。皆为泥质。侈口, 上折沿, 圆唇, 上腹微鼓。标本 I M16 : 27, 黑陶。下腹斜收, 平底微凹。素面。口径18.5、腹径18.2、底径9.5、高18.6厘米。(图一六, 11) 标本 I M16 : 32, 灰陶。下腹斜直收, 平底。沿下饰5周凹弦纹。口径18、腹径17.6、底径9.4、高19.3厘米。(图一六, 12)

贯耳壶 1件。标本 I M16 : 45, 残。泥质黑陶。直口, 圆唇, 长颈, 扁鼓腹。颈上饰2组凹弦纹, 每组2周。口径8、腹径11、残高10.6厘米。(图一六, 9)

壶 2件。泥质。直口微敞, 圆唇。标本 I M16 : 19, 灰陶。矮领, 溜肩, 鼓腹,

平底。肩部饰3周凸弦纹。口径11.2、腹径31.2、底径12.7、高31.6厘米。(图一六, 2) 标本 I M16 : 44, 黑陶。高领, 圆肩, 深腹, 腹最大径靠上, 矮圈足。肩颈连接处饰2周附加堆纹, 肩部和上腹部各饰3周凸弦纹, 下腹部饰4周凸弦纹。口径16、腹径33、底径9.6、高38.7厘米。(图一六, 3)

鬲 1件。标本 I M16 : 24, 兽头残缺。泥质红陶。三足, 背装提手, 尾根一筒形口, 可受水, 体形扁, 俯视近似龟形。腹长18.3、腹宽15.2、壁厚0.3~1、高19.6厘米。(图一五, 6; 图一六, 13)

器盖 2件。皆为泥质灰陶。尖圆唇, 矮圈足状捉手, 盖面略外弧, 平顶。标本 I M16 : 33, 盖身呈覆碟形。盖口直径22.5、捉手直径7.8、高6.1厘米。(图一六, 4) 标本 I M16 : 34, 盖身呈覆碗形。盖口直径22.8、

捉手直径12、高8.4厘米。(图一六, 5)

2. 玉器

以小型玉器为主, 散落在墓主的头骨、胸前以及盆骨附近。其中头骨后部有2件玉管, 额头处有1件玉管、1件玉器残片, 胸前散落有7件玉管, 盆骨南侧有1件玉管, 墓葬东南部的一件陶豆内部有1件玉饰件。

管 11件。形制、大小接近。筒形, 中间穿孔, 除标本 I M16: 12为单面钻, 其余皆为对钻而成。标本 I M16: 5, 白色。长1.40~1.45、直径0.96~1.04、孔径0.22~0.35厘米。(图一七, 1) 标本 I M16: 6, 白色。长1.10~1.16、直径0.88~0.97、孔径0.17~0.37厘米。(图一七, 2) 标本 I M16: 9, 白色, 局部受沁发黄。长0.96~1.06、直径0.92、孔径0.20~0.35厘米。(图一七, 3) 标本 I M16: 10, 白色, 局部受沁发黄。长0.80~0.91、直径0.90、孔径0.15~0.31厘米。(图一七, 4) 标本 I M16: 12, 青白色。长0.80~1.09、直径1.10~1.15、孔径0.51~0.53厘米。(图一七, 5) 标本 I M16: 13, 青黄色。长1.37、直径1.08~1.12、孔径0.21~0.44厘米。(图一七,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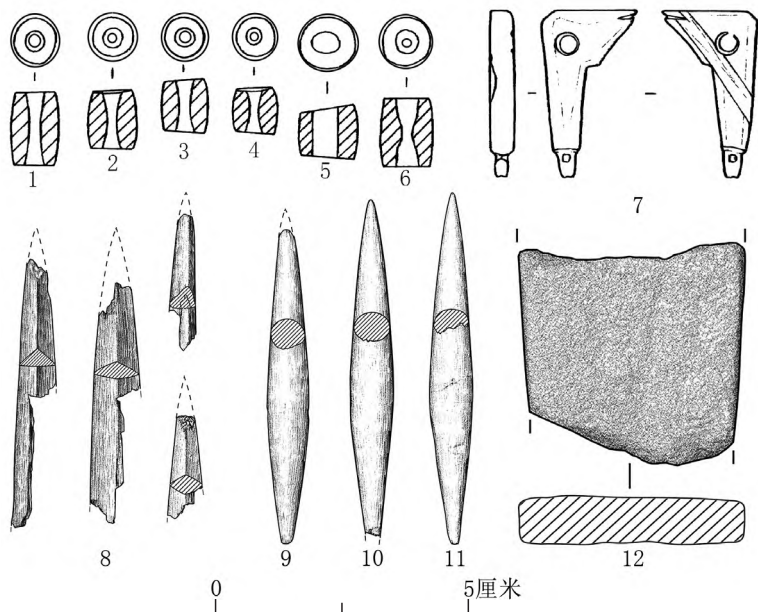
饰件 1件。标本 I M16: 17, 青白玉质, 有少量黄白色沁。整体略呈“L”形, 似鸟首状。一端呈圆柱状, 有一双面对钻而成的圆形穿孔, 器表双面刻画有眼部和喙部。长3.29、宽1.89、孔径0.12、厚0.50厘米。(图一七, 7)

3. 骨器

1组位于腿骨上方的填土中, 3件位于腿骨南侧。

带锋骨器 1组4件。两端残。形制基本相同, 平面呈长三角形, 两侧有翼。磨制。标本 I M16: 1-1, 前鋒横截面呈三角形。残长5.30、最宽0.71、厚0.35厘米。(图一七, 8左) 标本 I M16: 1-2, 前鋒横截面呈菱形。残长4.77、最宽0.91、厚0.33厘米。(图一七, 8中) 标本 I M16: 1-3, 前鋒横截面呈三角形。残长2.68、最宽0.49、厚0.43厘米。(图一七, 8右上) 标本 I M16: 1-4, 前鋒横截面呈菱形。残长1.98、最宽0.64、厚0.36厘米。(图一七, 8右下)

镞 3件。形制基本相同, 铤与镞身分界不明显。平面呈柳叶形, 横截面近圆形。标本 I M16: 2, 锋残。残长6.13、最宽0.84、厚0.60厘米。(图一七, 9) 标本 I M16: 3, 铤尾残。残长6.55、最宽0.86、厚0.59厘米。(图一七, 10) 标本 I M16: 4, 长6.96、最宽



图一七 IM16出土遗物

1~6. 玉管 (I M16: 5、I M16: 6、I M16: 9、I M16: 10、I M16: 12、I M16: 13)
7. 玉饰件 (I M16: 17) 8. 带锋骨器 (左、中、右上、右下 I M16: 1-1~4)
9~11. 骨镞 (I M16: 2、I M16: 3、I M16: 4) 12. 砺石 (I M16: 14)

0.86、厚0.45厘米。(图一七, 11)

4. 石器

砺石 1件。标本 I M16 : 14, 两端残。灰色砂岩。平面呈方形, 横截面呈长方形。残长4.36、宽4.44、厚0.92~0.94厘米。(图一七, 12)

六、结 语

(一) 墓葬年代

从地层和打破关系来看, I M6和I M16开口于同一层下, I M6打破I M16, I M6相对晚于I M16。但准确判定其年代, 还需借助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根据墓葬出土陶器组合与特征, I M6出土的盆形鼎(I M6 : 85)与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第5段陶鼎(M53 : 13)^[2]形制相似; I M6出土的圈足尊(I M6 : 86)与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第6、7段Ⅱ式圈足尊(M13 : 13)^[3]形制相似; I M6出土的陶罐(I M6 : 90)与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第8、9段陶罐(M28 : 91)^[4]形制相似; I M6出土的圈足杯(I M6 : 88)与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圈足杯(M4 : 11)^[5]形制相似。关于大汶口文化的分期, 笔者赞同栾丰实先生“三期11段”^[6]的观点。按照以最晚遗存判定遗迹年代的原则, 可推定I M6相对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第9段。

I M16出土的背壶(I M16 : 20)与花厅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第6段背壶(M19 : 11)^[7]形制相似; I M16出土的盆形鼎(I M16 : 30)与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第6段陶鼎(M27 : 8)^[8]形制相似。通过与其他地区同类遗存进行对比研究, 可推断I M16的相对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第6段。

根据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测年数据, I M16的人骨绝对年代为距今4854~4829年。根据I M6与I M16的打破关系, 参照金

寨遗址测年数据^[9], I M6的绝对年代应为距今4829~距今4700年。

(二) 文化因素

从随葬品组合、器物特征以及埋葬习俗来看, 王庄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当属东方大汶口文化系统, 与苏北、皖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较为一致。例如陶器组合以鼎、豆、壶为主, 墓葬出土有背壶、镂孔豆、高领壶及玉质圆锥体小坠饰等随葬品, 随葬猪下颌骨、兽牙等, 这些都与大汶口文化相同。

与此同时, I M6和I M16出土的随葬品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化多元性。其中带盖耳壶(I M6 : 81、I M6 : 82)为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因素, 盆形鼎(I M16 : 41、I M16 : 37、I M16 : 30、I M6 : 84、I M6 : 85)为来自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因素, 矮领鼓腹壶(I M16 : 19)为来自豫中地区的大河村文化因素。玉器方面, 管、璧和坠也见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北方的红山文化。

王庄遗址出土多种文化因素的陶器和玉器, 与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王庄遗址位于豫鲁苏皖的交界处, 介于史前时期中原、海岱和南方三大文化区之间, 时间上也是大汶口文化南下和良渚文化北上的关键节点。因此, 王庄遗址成为了各文化互动交流的聚集地。

(三) 埋葬习俗

2024年发掘的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 从墓葬的分布来看, 墓地的选址与布局应是有一定规划的, 其外围有一环壕, 且墓地内墓葬成排成列分布。在葬俗方面继承了大汶口文化传统, 如墓主人头向东, 随葬猪下颌骨、獐牙等动物骨骼或者牙齿。同时也存在一些独特性, 例如墓葬的空间分布方面, 墓主偏居于墓室北侧, 随葬陶器位于墓

室南侧，并且墓葬存在放置器物的一侧向外掏挖成类似壁龛的现象。在随葬品方面，陶器与玉器并重，随葬的陶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以盛储实用器占据重要地位，玉器可分为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以装饰品居多，礼器主要为钺，装饰品则多见璧、管、坠和镯等。

在 I M6 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玉器和绿松石器，数量多达 75 件，且多集中在墓主人头骨处。玉器有璧、管、珠和坠，绿松石器有管状器和扁状器。根据发掘位置推断其组合，有玉璧组成的绕额头一周的额饰，有玉珠、玉管、扁状绿松石器以及玉坠搭配组成的项饰，有玉珠和玉管相间组成的手串，还有位于墓主人左手腕处的玉镯。这一套额饰、项饰、手串和手镯表现了王庄遗址墓葬重玉的埋葬习俗。从墓葬面积来看，I M6 虽为小型墓，但是却出土了如此丰富精美的玉器和绿松石器，表明此处为史前时期一处重要的用玉中心，墓主身份可能比较特殊。

王庄遗址是豫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从当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墓地的选址和布局经过规划，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提供了新的样本。王庄遗址是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东夷人群大举西迁和距今五千年前后区域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其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生活状况、生业模式和行为方式等也具有重大意义。

附记：本文为国家文物局 2024 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发掘执照为考执字（2024）第 271 号，考古发掘领队为刘海旺。参加发掘与资料整理的人员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通、胡佳琪、杨唯芹和沈栓柱，首都师范大学老师朱光华及研究生李超、张新屿、梁蕊蕊、方媛、成亚军、王海之、李文洁、刘永超、周佳龙、李松翰、

路云祥、徐嘉卓、鲁鸣和孙婧颖等，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清森、张金敏、潘璐璐。墓葬人骨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蕾、中国国家博物馆王一如等人鉴定。墓葬年代数据由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测定。出土器物由技师朱树武、朱树奎、杨建玲等人修复。线图与照片分别由朱树武、胡佳琪、杨唯芹等人绘制、拍摄。在发掘过程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良田等领导、专家多次到现场指导。环境考古方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小虎、首都师范大学张俊娜进行了指导。动物骨骼鉴定方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首都师范大学尤悦提供了无私帮助。发掘工作还得到商丘市委、市政府，永城市委、市政府，苗桥镇政府及永城市文物局等单位的协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执笔：周通 朱光华 胡佳琪

杨唯芹 刘海旺

- [1] 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永城市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 考古，2025，（5）.
-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县博物馆.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2023，（10）.
- [3]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87.
- [4] 同[2].
-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山东滕州市岗上遗址南区大汶口文化墓地. 考古，2023，（5）.
- [6] 栾丰实. 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 //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98.
- [7] 南京博物院. 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74.
- [8] 同[2].
- [9] 同[2].

（责任编辑：连胜男）



河南永城市王庄遗址IM6出土额饰（部分）



河南永城市王庄遗址IM6出土项饰组合